

書

隱

業

說

書隱叢說卷之十四

吳江袁棟漫恬著

地氣不同

前明時人參產上黨者佳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今人參產遼東東北者最貴重有私販入關罪至大辟不顧也余幼時見遼參四五分重者價五六換不等後漸加至十換外今則三十餘換矣至于上黨參一斤不過值銀二兩外耳全無功用矣豈古今地氣之不同耶抑物亦隨王氣而鍾耶又雲南姚安府亦產人參其形匾而圓謂之珠兒參云

用字平仄

詩中平仄有可通用者韓昌黎宇宙隘而妨訪新輩

足嘲評病稱多量少鑒裁去密孟浩然不及日暮獨

悲予上元微之微俸封奉魚租三省詎行怪垂洞照

失明鑒平高屋無人風張漲幕苦思正旦丹酬白雪

仁風扇平道路李義山九枝燈檠景夜珠圓簾冰去

將飄枕琉璃冰去酒缸碧玉冰去寒漿包佶曉漱瓊

膏冰去齒寒陸魯望湘蕤料平淨食徐鉉但平知盡

意看陸龜蒙任渠但平取樂昌黎婦懦咨料平揀爲

逢桃樹相料平理杜少陵恰似春風相瑟欺得劉夢

得停杯處分去不須吹居易處分去貧家殘活計王
建每日臨行空挑上戰羅虬不應琴裏挑上文君段
成式玳牛獨駕長上檐車韓偓應被品流呼差去人
白樂天四十着緋軍司去馬紅欄三百九十謨橋爲
問長安月誰教不相瑟離燕姬酌蒲字桃金屑琵琶批
槽

正氣長存

留青日札云所傳方正學之父蔡祖殺蛇遂以赤族
爲蛇報此好事之誣耳假佛氏之妄談以惑衆愚民
也夫蛇天地間之毒物殺之何害身苟全矣名苟立

矣死而無愧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致憂于族之赤
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耻也忠矣孝矣而
族赤焉是可榮也宋庠登科乃以爲救蟻之報是可
謂螻蟻狀元矣非佛氏不敢殺生之論乎云夫無
故不殺仁者之居心見惡則除君子之正氣救蟻未
必非仁者之居心而即以爲狀元之報妄矣殺蛇亦
足見君子之正氣而即以爲赤族之報謬矣赤族之
事自是成祖苛政于方何與正學之舉自是乾坤正
氣于死何涉故方正學之死正氣長存謂之曰雖死
猶生可也謂之曰不死可也即如司馬溫公無子嗣

子早卒終于無後而今之稱頌者不絕又何賴乎子
姓之繩繩耶權奸諂佞之子孫非不榮其貌而脩其
禮而祖若父有赧顏于几筵間者矣京卞子孫慚其
先人所爲多自詭爲君謨後嚴嵩子孫中式者竟不
列其高祖名爵則不赤之赤也反是而觀則方氏之
祖先孰不榮之耶誰無子孫誰無享祀沒世不稱又
誰能指而數之耶則方氏之赤族爲無忝矣反以爲
蛇之報者何歟後之楊繼盛周順昌輩惟識得此意
故能視死如生耳豈以區區之禍福爲榮辱哉

印文

漢唐宋衙署印文多是小篆明皆九疊篆世謂之九曲篆唯總兵則柳葉篆歷日印文七疊御史印文八疊凡印字取成雙其不及雙者足以之字其印形皆方大小有差雜職衙門形稍長不方謂之條記本朝則用半滿半漢文漢文仍九疊總兵仍用柳葉篆欽差督撫及學臣等俱長印不方唯布政司及府州縣官用方印謂之正印官佐雜亦用長印并有無滿文者直用楷書著姓名于上謂之條記云乾隆中俱易小篆其半俱易清篆清篆新制者也

荒唐之說

荒唐之說不可盡信釋典道藏率多寓言稗官小說更取新奇如太平廣記所集諸書之奇軼事都屬荒唐謬悠以爲消暑閒談可矣以爲口實則妄也近世名人喜人傳述著而成書以新耳目如東坡強人說鬼者然妄聽之而惑其志則妄言者不有罪乎大抵新奇之事得之於好事之造作者十之七得之於傳述之舛訛者十之三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間有一二怪異亦屬反常之道筆之于書使拘守曲士見而知之乃鑄鼎象物不逢不若之意至于搜索誇張以示奇亦何貴此諄諄告語取一時之紙貴而已哉

偕隱

明吳郡范長白允臨博覽能詩善書隱于天平山其夫人徐小淑亦能詩時趙允夫宦光吟咏著述隱于寒山亦有才婦曰陸卿子居相近時相唱和徐有絡緯吟陸有玄芝考槃二集俱爲時傳誦同志偕隱才媛蟬聯誠隱居之樂事云趙子靈均婦文端容善畫夫婦風韻尤能世其家云

徐庶

錢牧齋作彭幼朔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白虎曰我三國徐庶也又成都費經虞詩云傳聞徐

元直尚在南山雲又述異記曰康熙中廣東五指山有人白日上昇謂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又明崇禎時杭州孫某于蘇州閶門遇徐庶夫一徐庶也或云在終南或云在青城或云在廣中或云在蘓州紛紛傳述不一而足豈徐庶果未死耶抑徐庶亦遍歷名勝耶考三國志註魏略曰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夫墓猶可虛也而明言病卒諒無隱遜之舉矣未知何故三國之元直一旦至今忽然處處相逢也

物能爲火

天地間火是五行之一隨處有之能爲火光者亦不少文選海賦陰火潛然拾遺記西海浮玉山穴水其色如火波濤灌蕩其光不滅又滇中洪冶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又小西洋一處入夜海水通明如火持器汲起滿器俱火光則水能爲火也唐夫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是玉能爲火也腐艸爲螢有光宵行虫亦有光有人徂行遠視樹上有火光如燈大疑而逼視則光漸小乃宵行虫附木上也過而遠望則光仍大焉則虫能爲火也人血及馬牛血皆爲燐則血能爲火也常良山有螢火芝

大如豆夜視有光又明莖草夜如金燈又夜明苔照
耀滿室又黃山有放光木塞外有夜光木則草木能
爲火也以至螳螂骨脚暗中能爲火魚鱗積地有火
光積鹽有火光窓榻蜩殼入淺土內亦能爲火朽葉
能爲火昔有人在寺中夜見有光明飛入佛殿以手
掬之乃一朽葉耳腐竹根亦能爲火有人野中見火
疑而取之乃腐竹根一枚異之劈爲三片則仍爲三
片火焉精油見日亦生火肥猫暗中抹之則火星迸
出所以田野間傍晚有火倏東倏西忽大忽小者人
皆疑是鬼火不知皆燐血朽葉等所爲也

欒魚

欒魚乃欒櫚樹中所生之子形如魚子故名欒魚亦曰欒笋東坡有食欒笋詩廣蜀間蒞而食之更以餉人佩文韻府魚韻中失收

刻書

刻書始于五代陸文裕謂始于隋文帝開皇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或謂雕者乃像撰者乃經也非雕刻之始也然在唐實已刻書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焚印本漸虞失散欲更雕鏤

云

云則刻書亦不始于

五代矣葉夢得言雕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或云南唐和凝始行刻板紙印之法或云始于蜀母邱儉或云始于後唐李鏐又後唐明宗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即馮道所奏請也

傳國璽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藍田之玉李斯之書孫壽之刀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又有一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入咸陽得秦璽世世相授號曰傳國璽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于地璽上螭一角缺莽敗公賓就取以與王憲李松斬憲送璽

詣宛上更始更始尋奉于赤眉後歸光武董卓亂漢
天子出走掌璽者以投井孫堅得之又爲袁術所奪
術死建安四年徐璆得璽以上獻帝于許昌漢以禪
魏魏以禪晉永嘉五年王彌入洛執懷帝及璽詣劉
曜後爲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冉閔滅勒璽屬閔閔敗
璽在閔將蔣幹處謝尚購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
還江南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北齊辛術得
之以送鄴後周并北齊而得之隋文帝滅後周而得
璽隋末蕭后與太子并璽入于突厥貞觀四年歸唐
朱溫篡唐得之後唐莊宗入洛平亂得璽傳至從珂

石敬瑭舉兵入洛從珂携璽登樓自焚死時清泰三年十一月也宋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文同前璽詔仍舊爲傳國璽靖康二年璽沒入金金哀宗同焚于蔡州後翟朝宗又得璽以爲宋寧宗獻元世祖至元三十二年得璽于脫脫真蒙家順帝國亡璽隨帝北遷明弘治十三年西安人于河邊得玉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啟四年臨漳田夫于河岸得玉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靈丹可汗忽欲往西域皈佛教本朝太宗皇帝發兵追之尚璽者以璽坎地而埋

之爲牧豎所得以進時天聰某年也雍正中松江漁人于水中得璽提督高其倬進獻是則秦之二璽俱入本朝矣何喬新傳國璽志有曰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乃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璽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漁于河濱得之夜有光楊桓上之至順帝攜之北遁沙漠以此言考之五代亂後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在察兒罕國者二百餘年而歸于本朝然已曰更以玉爲之矣則段義之所獻興宗之所得果孰真而孰贗耶宋寧宗之得于

翟朝宗元世祖之得于桑乾河明孝宗得之于西安
熹宗又得之于臨漳又孰是而孰非耶 本朝前既
得之于察兒罕國後又得之于松江漁人二璽又孰
先而孰後耶

內助爲要

讀書人以治生爲急故士人以作家爲要然不可務
爲瑣屑以亂其心而妨其業故士人作家以內助爲
要助者助理成家不必高才也婦人第一以不會使
錢爲要才高則會使錢矣男子之才尚曰有才不如
無才不如云者猶可絜長較短于彼此之間也若婦

人之才斷斷不可有矣會使錢者必妄作爲不會使錢者必善照管相較奚啻霄壤而俗人且動曰某婦能某婦才此等言亦何可使後輩聞之而効之也耶

文丹

宦遊閩中者惠寄文丹數枚如柑柚而大其味酸甘云是柚種之美者出長泰縣

一子承兩房

乾隆四年定例民間獨子不得出繼爲人後已經出繼改正歸宗八年十一月內閣學士黃孫懋叩懇歸宗疏有云臣出嗣長房之時有弟二人于今兩弟續

故臣身爲獨子理應歸宗至于長房理宜立嗣但臣族並無期功近親應繼之人臣現有三子應令一子永承祭祀奉 旨着照所請行

○紙錢

紙錢之制其來久矣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齊廢帝東昏好鬼神剪紙爲錢唐王璵用寓錢禱神五代周本紀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卽康節亦燔楮錢程伊川問之則曰明器之類也夫用之于喪葬者往往當用古人明器蓋以人事之則不智以鬼事之則不仁故不得已而斟酌其中以用之

論者毋徒謂紙錢之無用也或云紙錢起于殷長史

似人非人

天地之間人爲貴其似人而非人者亦不一而足猩猩能言狒狒能笑大食國海中石上樹生小兒不語能笑懶婦化爲人魚自尾以上悉是人眉目髮膚以及男女二體俱具惟尾爲魚耳海女上體是女子下體魚形鮫人居於水中泣即成珠鬼奴色黑如墨黃髮白齒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曉人言而自不能言飛頭蠻夜卧則頭自飛去天曉則頭復還合于頸海人種種如人鬚眉畢具惟手指相連如鳧掌人有得

之者不言亦不食西洋海中獲一女子與之食輒食
亦爲人役但不能言身有肉皮垂至地如長衣然粵
西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自腰
以下有皮蓋膝如犢鼻有矜者狀若猓狒與野婆爲
夫婦散育茸莽間不室而處南方海濱有一舟爲風
所飄中有人頭頂上生目沃沮東大海中有人頂中
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南海有海人如僧人頗
小登舟而坐頃復沉水羅刹國黑身朱髮獸牙鷹爪
碧眼野叉亦名夜叉國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無脊國
在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一目國在北海外人一

目北丁令有馬脰國其人音殺似鴈鶩膝以下生毛
馬脰馬蹄不騎馬而走疾于馬羽民國民有翼飛不
遠泥離國人兩角如蠶牙出於唇自乳以下有靈毛
自蔽雲南半箇山婦人怪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
家化猫狗化去可歸狗頭國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
眉目皆狗也其言如狗吠犬戎如人但有尾尾濮蠻
有尾坐則穿地爲穴以安尾尾折便死三佛齊山深
處有村其人盡生尾婆羅遮狗頭猴面畢勒國人長
三寸有翼西北荒小人長一寸大人國人長三丈小
人國人止三四寸面目形體與人無異韃而韃國有

人身羊足者東粵有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
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數亦如嬰兒人都棲大樹如
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
止與人不異在恍惚有無間猥獮產蜀長七尺一曰
馬化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爲姓黃丈鬼生
東粵身著黃衣能爲疫癘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
高尺餘一二十爲群依人以居山臊長尺餘畏竹爆
山魃長三尺口濶至耳鰲腹中有小人五官四肢皆
具謂之鰲寶高麗國貢人參長三四尺如人具體笋
根稚子如人睂目口鼻皆具足指拳跖如鳥爪茯苓

千年其形似人

宗室封爵

明諸宗室以親疎定封爵親王以下次爲郡王鎮國

將軍

品一

輔國將軍

品二

奉國將軍

品三

鎮國中尉

品四

輔國

中尉

品五

奉國中尉

品六

本朝親王以下次爲郡王次

貝勒次貝子次鎮國公次輔國公次護國將軍次輔

國將軍次奉國將軍次奉恩將軍

奠鴈

今人親迎時有奠鴈之禮本于儀禮昏禮奠鴈然古
時相見往往用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儀禮聘

禮曰大夫奠鴈再拜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者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或曰取從一之義且奠鴈于主人之廟並無奠鴈于新婦之禮今則通行矣而執摯相見之義亦尚有行之者

虹蜺

虹蜺是氣是質朱子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之類斯言至妙蓋陰陽之氣至而伸者爲神返而歸者爲鬼耳看蠕蠕小物氣至則涵泳以生由小漸大乃至而伸者爲神之理也

生則曰神死則曰鬼耳

寒士著述

古來著書者非一手一足之烈朝家史館分修無論
矣卽文人著述往往使門生子姪輩繙閱纂集已但
定其體例總其大綱而已所以寒士之著述爲尤難
也有其才矣家無賜書有其書矣纂集維艱能纂集
矣繕寫乏人合體例大綱纂集繕寫而出于一人之
手不綦難乎所以寒士之著述爲尤難也而寒士之
著述爲尤貴也

猛將

江南耕種夏秋間有蝗蝻害禾俗祀劉猛將爲蝗神
新年雞豚賽會春間演劇酬神舉國若狂鄉農處處
皆然且塑一短小身軀云是幼時卽爲神者編神歌
以實之歌中極言其幼時之厄難詞極俚鄙姑蘇志
載猛將姓劉名銳乃劉錡之弟云怡菴雜錄云宋景
定四年以劉錡驅蝗有功封爲楊威侯天曹猛將有
勅載焉 本朝封爲中天王編入祀典或云劉宰

天人入月辨

居易錄云趙某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
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昇妻之事

信有之矣

云

予以爲大不然阮亭博物君子不應

輕信若此夫天清空一物耳主是氣者謂之天神月亦清空一氣耳主是氣者謂之月神羿妻竊藥之說乃後世荒唐之語而常儀之訛爲嫦娥昔人已辨之鑿鑿明皇入月之事亦稗官悠謬之談豈有清空一氣之天清空一氣之月而忽有人自外入者乎況天上與人間亦差遠矣豈有天上人入月而世間人能歷歷覩其形容儀衛者哉讀書人明理第一當從此等可疑處剖析之不當反信其有是事而且以証夫荒唐悠謬之有據也

相士偶中

乾隆癸亥秋有相士謂逸亭弟云君明年九月十一日當有災難慎勿動作甲子九月初十日先府君病少間弟擬于十一日啟行入省武闈就試迴憶前言且緩一夕十二日五更治食有婢忽然仆地氣絕極力拯救踰時始甦方謂九日之災鷄犬可代不謂弟入省後即疾發急作歸計不及抵家歿于丹陽舟次往歲弟且多病不廢藥餌余輓之云九日茱萸難避禍十年苓朮已成塵蓋寔錄也然相士之言倖而偶中亦難必其所言之皆驗而不爽矣

代食

方士徃徃有術山東王氏有一客徃徃代人食其人亦飽亦徃徃令人代食至洩溺亦如之太平廣記載道士周殷克飲茶遣段文昌代溺者未盡誣也

澄清保障

宋牧仲聲撫吳日于閭門桃花塢野圃中得片碣題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爲立碑焉又重建蘇子美滄浪亭刻滄浪小志二卷桃僊遺綴集二卷可謂風雅逸事矣不遠勝于俗吏之索餽抑僚多事害民者乎然其時尚爲人所不滿爲口號曰澄清海甸滄浪水保

障東南伯虎墳以上八字爲巡撫署前東西綽楔上額也

遲速有時

慈谿姜西溟宸英以古文名世四十年上在禁中知其人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之曰三布衣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之舉朱嚴皆入翰林姜不得與後以薦入明史一統志二館充纂修官食七品俸丁郊應順天試首场已擬第二人二場表用黠竄堯典舜典語對答間忤御史撫其小過貼出之卷遂不得入癸酉始中順天鄉試年已六十餘丁丑成進士探花及

第不久而歿長洲沈歸愚

德潛

先生博通古今詩文

甚富爲一時士林冠冕二十一爲邑諸生戰棘闈者
十有七召試鴻博又下第乾隆戊午始獲雋南榜第
二人年六十有六矣己未聯捷殿試時已擬鼎甲卷
有誤字僅得庶常信矣得失之有命也遲速之有時
也

踰牆高隱

吳郡徐昭法

枋

爲前明孝廉入

本朝隱于天平山

麓一貧如洗蕭然自得也湯潛菴

斌

撫吳日屏車騎

往候之徐踰牆而避湯入其室不見其人慨然嘆息

而去徐善畫吳人貴重之以其品之高也沒後貧不能葬有武林戴山人南枝者以片言心許自任窀穸然其人亦貧不能猝辦而特工分隸乃賃居郡中鬻書以營葬具吳人高其誼爭售之得金以葬語其子曰吾欲稱貸富人懼先生吐之故寧勞吾腕知先生心也潘稼堂朱先生爲刻其居易堂集若干卷

○夏正周正

夏正周正辨者聚訟太原閻百詩有改歲改時改月解曰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太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何以卒歲夏正之

歲也曰爲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輅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莫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莫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不次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却不改節者也左傳昭

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爲四月建辰也武成
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
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有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
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病于
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同一絳
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爲七十三年在魯則七
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
在魯則中隔一年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初午
曰于今七年矣及至秋醫和曰于今八年用夏正與
周正之不同也其言若是鑿鑿有據明周之改月又

改時也周用周正而魯用夏正也則春王正月之辨可不煩言而自解矣

。偽書

後世造作偽書頗衆風后握奇岐伯素問尹喜子乾坤鑿度皆偽作也連山易等百餘卷劉炫偽作三墳書張天覺偽撰或云毛漸偽作卜商易傳張弧偽作陰符經李筌偽作素書張商英誤麻衣易戴師愈撰子貢詩傳申公詩傳石經大學朝鮮書經倭國書經豐道生造晉史乘楚史檮杌吾衍撰三略六韜亦偽書文子徐靈府撰關尹子孫定撰元命包張昇撰鵠

冠子子華子皆後人僞作孔叢子宋咸撰注亢倉子
唐王士元撰列仙傳非劉向作王氏元經薛氏傳關
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龍城記王性之
撰省心錄沈道原作指掌圖非東坡作周秦行紀李
德裕門人撰碧雲騶魏泰撰天祿閣外史萬曆間王
逢年造歲華紀麗明胡震亨造於陵子明姚士粦造
陳后金鳳傳明徐燧造他如郭象之莊子注何法盛
之中興書宋齊邱之化書韓偓之香奩集皆不在此
數也

○朱仙人

朱仙人者名方旦山東人以販棗爲業一日見美少婦人獨行朱狎之與俱還遂爲夫婦其婦乃千歲狐所化也具有神術隱憑朱身使朱倡其術無不惑之且善談性理講中庸頗有見解撫軍以下多爲羅拜共稱爲朱夫子云後謀奪張真人印聞于朝召真人與朱共行醮事朱口中吐三昧火焚疏張不能也而真人之印岌岌乎其殆矣真人舊傳有張道陵祖師手甲薰之可除災難三日後朱忽不慧以欺君論斬其家有一死狐在焉

救生舟

江寧燕子磯邊設有救生船官給廩餼凡有大風諸船盡出江上見有漂溺者極力救援之多設木板長六七尺兩頭有洞貫以大筏圈浮于江面溺者以手觸着即可得生無風時其版俱置弘濟寺廊間寺中又有大櫺五六具皆置衣褲於中爲溺者所易得生者爲加倍納之江波湏洞中幸而不致殘生豈非仁政乎

○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胡琴頭上刻獸是睚眦好殺刀柄上龍吞口是嘲風好險殿角走

獸是蒲牢好鳴鐘上獸紐是狻猊好坐佛坐獅子是
霸下好負重碑座獸足是狴犴好訟獄門上獅子頭
是負鼎好文碑兩旁文是蚩吻好吞殿脊獸頭是或
云鼎屬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碑螭吻好望故立屋
角上憲章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好水故立于橋
所蟋蟀好猩故用于刀柄上螭螭好風雨故用于殿
脊上螭虎好文彩故立于碑首金猊好火烟故立于
爐盖上椒圖好閉口故立于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
也蚺蛇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好吞火故立于
屋脊上獸吻好食陰邪故立于門環上金吾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蒲牢性好吼故懸于鐘上又云饕餮
好飲食故立于鼎蓋虬螭性好水故立于橋上又云
蜺好負重今碑下獸是即霸下音同字異又云蜥
蜴好水橋上獸又云瓦猫好險簷前獸鸞蚺蚺好慵門
前獸

重瞳

古來重瞳者史傳所載不一而足堯三瞳子舜重瞳
晉重耳重瞳顏回重瞳項羽重瞳王莽重瞳呂光重
瞳梁沈約左目重瞳隋魚俱羅重瞳五代劉旻重瞳
梁蕭友敬重瞳南唐李煜一目重瞳元末明玉珍重

瞳

禹步

道家少罡動曰禹步未解所謂及觀荀子有禹跳湯偏之語故云然耳鶴欲禁蛇亦能禹步

樂經笙詩無傳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云云今之琴譜大率類是有字有指法者是易傳者也無字但

有指法者是不易傳者也况前此併無如指法者之形于楮墨間則無文者竟失傳矣亦理勢之自然耳黃氏日鈔亦云

生物肖形

天地生物本屬自然然而後世生物怪異若效法人事之爲者不可枚舉如石類觀音蚌珠類佛木理成字窰變羅漢石硯中浮圖十二時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湖南蘇山中石有桃株有塔樣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像且有天下蘇山四字明齊安山中得石錢上有萬曆通寶字所形似者俱後起之事

則生物之氣亦隨世爲升降乎然後起之事何莫非
天地所生也則生于此而有如此者生于彼而亦肖
此者又何足異哉

溫泉

溫泉所在有之不一而足其下或硫黃或辰砂或礬
石蟠結于下則熱氣薰蒸亦理勢之自然者或疑礬
石之義應之曰服礬人塚不生艸木劉表登鄣山見
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
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
有礬石滿塋然則礬石之爲熱豈減于硫黃辰砂哉

寶祐登科錄

宋寶祐四年狀元文天祥二甲一名謝枋得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一榜之間忠義萃焉吳寶崖有宋寶祐登科錄記治五經而外有治周禮者有治賦者有兼治一經者而治賦者居多焉又宋進士凡五甲

麒麟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方鱗黃色光潤如蠟珀鱗四周五彩環遶如月華狀萬曆中丹徒產麟青黑色遍體鱗紋頷下有髯腹背巨鱗橫列長而稍方 本朝康熙中餘姚黃牛產一麟牛首鹿蹄自背以下青鱗

如鯉喉下至腹薄紅色尾末拖叢毛旋斃然則麟亦
非一端矣

四載

禹乘四載陸乘車水乘舟泥乘輶音春山乘櫟音雷

輶史記作櫬音曉櫬形如箕擿行泥上漢書作毳音

脆尸子作薤音撮亦說文作澤行乘輶櫟史記作櫬

音白漢書作楫音掬謂以鉄如錐長半寸施履下以

上山不蹉跌說文作櫟淮南子荀悅又有沙用鉄乃

切之文呂氏春秋作鳩楊慎謂如今之山東皮幫鞋

漏水不漏沙之義

不可以理測

禹貢鳥鼠同穴山孔傳謂鳥鼠同穴而處故名山也
蔡仲默以爲不經明都穆嘗親至其山果見鳥鼠同
穴焉西域有火浣布有垢則火燎之垢盡而布無傷
曹丕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
然後明帝世西域獻火浣布于是刊滅此論夫天地
之大何物不有不可以限于耳目而臆斷也虛無杳
渺之事世人往往篤信不疑者又妄耳總之言之出
于虛者不可遽信其有謂可以理斷者也事之出于
實者不必強論其無謂不可以理測者也

花神廟

湯若士牡丹亭傳奇中有花神雍正中李總督衛在浙時于西湖濱立花神廟中爲湖山土地兩廡塑十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陽月爲男陰月爲女手執花朵各隨其月其像坐立歌望不一狀貌如生焉都中都城隍廟儀門塑十三省城隍像撫州紫府觀真武殿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西湖之花神其亦倣此意歟今演牡丹亭傳奇者亦增十二花神焉

試士場期

宋試士以八月五月福建則用七月川廣則用六月

以道遠故也南渡後改同諸路紹興中改中秋日元鄉試以八月二十日廿三日廿六日明改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會試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明改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御試以三月七日明改三月初一日十五日 本朝悉從明制乾隆甲子北直以搜檢延挨三場各改遲一日而會試改于三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永著爲例乙丑四月廿六日殿試五月初一日傳臚

格五

格五之戲止用五棊共行一道謂之行棊相塞其法

已不傳或云即今跳虎以黑白棊各五共行中道一移一步遇敵則跳越以先抵敵境者爲勝是卽格五之遺未知然否跳虎古名蹙融又曰蹙戎

。是非不明

天下不憂善惡之不齊而憂是非之不明有善有惡者情與勢也有是有非者理也有是非以衡之則善惡之不齊者齊矣惟是非不明則善混于惡惡混于善家何由齊國何由治哉故曰不憂善惡之不齊而憂是非之不明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四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五

吳江袁棟漫恬著

警俗

人之念入于善上臻于輕清即天堂之階也念入于惡下卽于昏昧即地獄之路也釋氏之所謂天堂地獄之說聖人所謂上達下達是也人之行入于善則慈祥愷悌人卽以善待之如譽人人亦譽之之類善有善報也行入于惡則凶狠暴戾人卽以惡待之如罵人人亦罵之之類惡有惡報也釋氏之所謂因果報應之說聖人所謂善祥惡殃是也而釋氏必以幻

相實之以後世期之其警人之意反遠矣

某爲么

今人書某爲么出穀梁范甯注而說文註云么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么爲公似不可通用作某然今固通行難革矣

中山傳信錄

琉球國隋時始見明洪武時始通中國自後朝貢不絕 本朝康熙二年使臣張學禮著琉球使畧二卷二十二年使臣汪楫撰中山沿革志二卷五十八年使臣徐葆光作中山傳信錄六卷比前益加詳矣

朱竹墨菊

畫中有作朱竹者古無所本起自東坡閩小紀云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真有此種竹也又道州瀧中有丹竹宜都飛魚口有紅竹黔陽有赤岡竹又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爲書

聲韻之學

古者字未有反切許氏說文曰某某切其先不知所自起魏孫炎作翻切或云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殷韻日盛李登作聲韻六朝呂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畧李概作音譜周

研作般韻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窮其妙旨繼是若夏侯詠四般韻畧之類紛然名家至隋陸法言爲切韻郭知玄又附益之孫愐集爲唐韻宋真宗時陳彭年等爲禮部韻又景祐四年修禮部韻略在明則有洪武正韻而四般舊韻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上聲五十五部去般六十部入般三十四部共二百六部廣韻併作一百十四部禮部併作一百八部宋平水劉淵又併作一百七部或云孫愐即併之又愐韻平般文之後有殷咸之後有嚴上般吻之後有隱去般泰之後有卦問之

後有歛入聲物之後有迄洽之後有業凡多七部今則上平十五部下平十五部上聲二十九部去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止一百六部世共遵之洪武正韻又止七十六部今亦未盛行云丹鉛總錄云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漢書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也

言部言部
卷之十一
三
○孟姜

杞梁殖爲齊侯襲莒而死其妻哭之而城爲之崩見
說苑及列女傳古今注且言城崩未云長城齊固築
長城矣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
城又非秦也後世相傳乃謂秦築長城范郎妻孟姜
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傳述之
譌亦有所因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
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
尋夫骨無辨嚙指血驗得之古今注曰梁杞殖字也
不言姓范則范植與杞殖未是一人緣唐僧貫休云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槩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
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因以滋後人之惑而傳訛之
衆也

○洞天

貴州古福洞深四十餘里中有大溪景物皆天造地
設浮圖高十六級每級三丈餘皆玲瓏有階可登每
級俱有佛像香爐皆天生成者石鐘石鼓擊之聲聞
洞外有後門可出又有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初數里
甚宏敞十餘里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
可馳五馬駕高軒矣中有樓臺殿閣人物花鳥之景

三陽真言 卷二十一
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循
石壁以行行十餘里不復曠蕩秉十日炬得達後口
乃都勻府之東境也雲南臨安府有顏洞兩山夾峙
水從洞入放舟然火而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
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內則
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
紅桌圍種種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也
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塗硃左青淨瓶右白
鸚鵡又石床一張如人間之拔步焉世間有如此洞
天曾何林屋之是訝哉

○赤通尺

尚書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字何義人謂初生時色赤者非也按漢西嶽石闕銘云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蝦鬚長四赤然則赤與尺通也則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尺也三尺之童五尺之童六尺之孤七尺之軀丈夫俱以尺數論長幼也

○傳聞之異

明季流離傳聞或異熹宗懿安張后聞變自縊任貴妃冒后紿賊賊遁復又出宮與無賴少年暱後聞之

於縣令令聞于朝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任氏忠
賢養女京師小家女也貌麗而心狡忠賢鬻之以進
立爲貴妃者也賀宿紀聞 云 世祖實錄大書元
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于昌平州如野史傳聞
張后不受冤地下乎逆案楊維垣遇國變時詐設一
柩于寓中題曰某官楊維垣之柩潛出逃外至中途
爲劫者所殺甲乙事案 云 如明季遺聞楊子不居
然殉難乎然而或榮或辱總莫逃乎萬世之耳目也
○ 雙金榜

山西聶翁婦虞氏生一子商于川又贅于李氏亦生

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
僞弁爲官兵俘獲繫囚數十輩撫軍付州刺史聶熊
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
訊而已聽于後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
大慟慶抃無已屬員咸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
翁何由入滇黔翁具本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
名合李駭甚歸述于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出見
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乃與吏目序
兄弟焉夫以兩地妻室異姓兄弟骨肉一朝完聚無
缺誠異事也雙金榜傳奇情節略同大約爲此而發

者也

大物

天地間有殊生大物異于耳目之前者漢高后時有三寸珠四寸珠章帝時明月珠大如鷄子圓四寸八分明永樂中蘇祿國獻巨珠重七兩五錢遼真宗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高郵湖蚌大如席珠大如拳滁州有螢光如金鏡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酉陽雜俎蜘蛛大如車輪明弘治間登州蜘蛛與龍鬪死身徑一丈六尺嶺南蝴蝶重八十斤羅浮山蝴蝶翅如車輪又如蒲帆馬緒得巨蟻長尺餘東山記蟻有重

四十斤者吳明國鸞蜂重十餘斤抱朴子大蜂一丈
蜈蚣大者長百步其皮可以鞞鼓天寶中廣州漂一
死蜈蚣剖其一爪得肉一百三十斤西域有鼠大如
猪衍聖公庾廩中鼠重二十斤倭國山鼠如牛海蝦
蟆牙長一尺五寸有刺蝟皮廣半畝許呂宋南島有
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海蝦殼長數尺點火其中如龍
天矯鬚可爲杖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又海
蝦鬚長四丈四尺有長四五十尺者海蟹大踰丈許
螯箝人首立斷姑射國大蟹廣千里海州民家以魚
骨作白萊州水神廟二魚目珠徑三尺餘光甚精采

山寺中魚鱗廣濶數尺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
八夜始盡東萊海魚高三丈海鳧毛長三丈條枝大
雀形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其卵如甕所
謂駝鳥也西洋古里駝鷄高六七尺小人國大晨鷄
重五十斤高四尺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尾長三丈
岷山牛重千斤曰夔牛利未亞州大羊一尾重數十
斤外國大象一牙重二百斤巴蛇吞象蚺蛇吞鹿溫
州茉莉高一二丈蜀青城山牡丹二株高三十丈雲
南櫻桃樹大數圍高數十丈夜合樹高廣數十畝南
蠻有竹其節相去一丈頓邱竹一節可爲舡交廣竹

節長二丈有圍一二丈者羅浮山十三嶺巨竹圍二十
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廣東木竹一節長四
丈波斯國桃樹長五六丈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積
石山桃實大如十斛籠石虎苑中勾鼻桃重三斤東
北荒桃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
九嶷山溪中桃核容米一升日本國金桃實重一斤
女人國核桃長二尺馬韓大栗如梨番瓜如斛大重
至數百斤木蘭皮國瓜圓六尺米粒長三寸番茄大
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爲舟航交廣茄樹
梯樹而採番梨重七斤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扶南

國甘蔗一丈三節大食勿斯離國甜瓜大五六尺石榴重五六斤桃子重二斤香櫟重二十斤菜每根重十餘斤麥粒長三寸儋崖芥高五六尺子大如鷄卵瓠皆石餘襄陵縣葱莖大合拱高出屋欄上烏哀國龍爪薤長九尺

禮行巽出

文中子曰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四語可爲立身行世之法蓋徇世而不徇道則傷天理徇道而不徇世則防人禍方圓曲直之問必有以善自處者矣孔子曰禮以行之巽以出之

火炭畫竹

曠園雜記載武恬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絕精巧不可多得近有以火炭吹暈竹上成山水人物并能作小楷於小竹管上意即武氏之流傳也

數目字

泰山麓唐碑武后時立凡數目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云皆武后所改又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相傳始于洪武年者非矣

金鐘罩

舊聞有異術名曰金鐘罩其身挺立加以刀劍曾不

少動謂如以金鐘罩於身上也有知其術者以刀劍輕按之則傷矣鄭龍如文集中載明劉綆門客善此術又名鉄布衫近有人恃術作逆剽刦閭里爲土兵所殺術竟不靈然則術不助邪亦明矣

裹足

女子裹足自昔爲然 本朝滿洲法不裹足康熙三年遵奉 上諭康熙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一概禁止裹足若有違法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大臣會議謂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

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自是而市販編戶之妻女亦皆弓鞋趨足矣

八股取士

八股文章取士元明以來未變其制康熙三年改用策論至八年以後仍復舊制三十六年以小學命題作論至四十五年而議改

雞口牛後

雞口牛後延篤戰國策音義曰雞尸牛從索隱亦然顏氏家訓從之案史記曰鄙語云寧爲雞口無爲牛

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夫雞口雖小在前也牛後雖大在後也況古語往往有韵口後爲韻夫復何疑奚必紛紛致辨哉後閱七修類藁亦云

對食

漢時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謂之對食宮女藉內監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漢書劉瑜傳常侍黃門亦廣妻妾石顯傳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元魏時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莫非閹官之嫠婦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宋梁師成妻死明宣德中

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庄田
熹宗時特給客氏與魏忠賢爲妻則宦官之娶妻自
昔已然今猶有此風焉

立位入社

趙永正丹陽人以北籍吏員授吳江同里司巡檢居
官廉潔請託不行紳衿往來節中例有餽遺禮物永
正一概謝絕迥越恒流卒于任鎮人德之爲置位入
里社以誌弗忘焉

飲茶

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語王褒僮約有買茶之語趙飛

燕別傳有啜茶之語吳志韋曜傳曜不善飲或賜茶
薺以當酒以爲始于梁天監中者非也說文茶字註
曰此即今之茶字爾雅檟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爲茶
晚采爲茗此茶之始也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天下
益尚茶矣

○舉按

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謂几案語林云古盥字故舉
與眉齊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盥耳天香
樓偶得云古人布席于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洲桌
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又有云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則案或是几屬或是盤類也

。吸毒石

吳江某姓有吸毒石形如雲南黑圍棋有大腫毒者以石觸之即膠粘不脫毒重者一週時則落毒輕者逾時即落當俟其自脫不可強離也強離則毒終未盡焉俟其落時預備人乳一大碗分貯小碗以石投乳中乃百沸踴躍再易乳復投更沸如是屢次俟沸定則其石無恙以所吸之毒爲乳所洗盡也不然其石必粉裂矣云得之于舊家本出于大西洋中傳記

不見乃知世間奇物不可以理測也其家族中又有怪事可駭者娶新婦入門拜堂忽有風自外入滿堂燈燭盡滅探之則燭煤俱如刀截來朝祭祖時亦復如是三日後其翁無病而殂閱日子婦輦哀奠時其靈主忽然仆地粉碎撫棺號慟翁棺如火之熱不堪着手頃之忽聞堂中有大聲若震雷然而翁棺從首至足中裂爲二舉家惶駭勉置外槨更爲斂藏其家連喪七人焉

。汝烈婦

汝烈婦朱氏吳江諸生夢鱗女也適本邑諸生汝殿

邦閔四載汝病歿婦有子甫期不及顧即欲自盡姑
妯輩環持之得不死後伺守者稍懈閉戶自經但聞
呱呱子聲促入門婦已氣絕矣重衣襲裳加以衰麻
端坐如生時乾隆十年七月初七日也距夫死蓋二
十有八日云

○盲目不盲心

宋楊克讓子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
輒不能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
閔所爲有集三十卷自教三子皆登進士第明松江
唐汝詢雙瞽聽人咕嗶積久淹貫著唐詩解二十四

卷博引廣稽惟心所造又著有編蓬集姑篾集若干
卷勝于雙眸炯炯者矣所謂盲于目不盲于心也

○遲速有候

明金壇初逢吉少爲諸生鄉試適東家之子已通關
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初素善告之比入場立就
七藝喜甚自謂必售及將謄寫手忽反背不能握筆
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下科竟中
第官至戶侍以見不惟得失有命而遲速亦有候也

學問從患難生

凡人學問從涵泳生亦從患難生單縣秦紘自撰年

譜中有云予爲御史時量橐不能容物數忤內官謫沅陵縣驛丞由此一謫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趣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云云予自幼至長瀕年患厄而學問不加長惟於世情漸淡中懷漸曠耳

天雨物

自古災異天之所雨不一而足雨粟雨穀雨稻雨麥雨黍雨豆雨米雨寶雨珠雨碧雨金雨銅雨鉄雨錫雨鉛雨琉璃雨水銀雨錢雨五銖錢雨刀劍雨花雨草雨木雨木屑雨木冰雨李雨桂子雨杉葉雨棗雨

言陽書言
卷之二十五
酸棗雨黃雨魚雨鹿雨羊雨龜雨蟲雨螽雨蛤
雨羸蟹雨科斗雨鼈雨鼈雨骨雨肉雨毛雨血雨筋
雨膏雨沙雨酒雨湯雨灰雨土雨赤雪雨冰雨黃塵
雨黃泥丸雨墨雨虹雨紙錢雨箋雨石雨石子雨五
色石雨絲雨綿雨苧雨布雨帛雨絳羅雨絮雨金甌
雨杵臼雨戰具雨小兒大抵正氣不足變異所致或
即他處之物爲暴風所吹泊耳取耳

蚊母

夏月蚊蚋嘖人肌膚侵擾難寐大抵暑濕所生者而
江南有子子虫塞北有蚊母州嶺南有蚊母樹江東

有蚊母鳥又皆蚊之所自出則蚊之爲害于人不少矣

飲酒賦詩

韓昌黎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胡汲仲曰薄糜不繼凍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信是則人生即窮而未至於死且當飲酒賦詩以全天真也

五經博士

至聖齋封衍聖公始于宋代四配齋爲五經博士及仲氏齋周濂溪齋程伊川齋朱文公齋爲五經博士始于明代 本朝康熙中以程明道齋爲五經博士

以子張子裔顓孫氏爲五經博士又以周公裔東野氏爲五經博士以子貢裔端木氏爲五經博士以張橫渠裔爲五經博士

○正統論

鍾龍淵作正統論畧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旣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長洲宋旣庭實穎作

黜朱梁紀年圖論其意以爲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二論亦足明古今之大義爲綱目之功臣矣

長人短人

中國人長一丈者黃帝唐堯周文王孔子伍員巨母霸魏慕容叱又宋唐某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外國人長狄僑如長三丈又云長五丈四尺或云長

十丈苻堅時拂蓋郎長一丈九尺釋迦佛長一丈六尺阿難長一丈四尺五寸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又云長十丈南海毗騫國王長一丈二尺頭頸三尺臨洮人長三丈五尺日東北極人長九丈天竺車隣之國長一丈八尺至於巴郡中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又不倫矣

中國人短者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又云長一尺二寸務光長八寸李子昂長七寸明末闖臣宋獻策長二尺餘

外國人短者漢武時巨靈長七寸西海鵠國人長七寸小人國長二尺餘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崢人長九寸勒畢國人長三寸西北荒人長一寸

。訛傳采秀女

康熙三十一年冬蘇松訛傳 朝廷欲采民間秀女入宮者遂至嫁娶紛紜遽有婚姻錯配而貴賤不等老幼不齊者有匿情再娶者不一而足成婚之際禮節苟略樂部僅一二人且有粗曉吹笛打鼓以漫應之者輿轎不足有以紅布圍于倒桌以舁新人者致可笑也推其原蓋由于上司一言不謹之所致故

大臣當有大臣之體大臣當有大臣之度也是時鄉紳請于上司謂外有訛言如此未知果否上司厲語曰卽有是事民間將奈之何遂至開傳謂真有是事也

○死所

左傳狼曠曰吾未獲死所夫人孰無死以死而得其善者爲所也昔賢謂死于兒女子手中謂非死所然必以馬革裹屍爲得死所者亦未爲盡善也顏回安貧樂道而死張子房成功身退而死郭令公功成名遂而死何嘗非死所乎

五岳搜捕

東方朔內傳云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西遊記天宮諸神捉孫行者事用此

○月令

月令七十二候其文見于夏小正易通卦驗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崇文目有周書月令一卷不獨呂氏春秋而已也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先儒以太尉秦官非周公之書然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幽

風七月猶以時令爲先務周公制禮作樂豈得無一代之成書乎不韋不過襲其辭易周司馬爲太尉耳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觀汲冢周書時訓解管子幼官篇淮南時則訓俱異同可知矣不得以月令出于呂覽爲漢儒所襲而遂少之也尚書中候亦有舜爲太尉語然孔疏云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

稗官所祖

解頤錄峽口多虎一人執斧入山尋虎見一大石室中有石床一道士在石床上熟寐架上有一虎皮其

人取皮道士驚覺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謫爲虎令食一千人我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可以兩全汝今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爪甲兼頭面手脚及身上各瀝少血三四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汝可拋皮與吾吾化虎後即將此物拋與我取而食之卽與汝無異也

云

云嗟乎上帝有命猶可挽回無怪人間胥吏舞文

之不止也而石室石床等景象西遊記用之其已食九百九十九人等語後世稗官荒唐之說用之不盡

也

石栗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能戴六百斤石齧破石栗數十枚石栗出廣東半欽崙如核莢半平滑如香蓴齧之頗難

○幻惑愚人

唐景雲中賀元景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給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尅日設齋飲中置莢若子與衆餐之先于懸崖下燒火誑令臨崖忽爾推墮崖底一時燒死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首

數百餘人明張住舉家師事遊僧明果唯其所言一日僧謂住曰汝道業已高當擇日冲舉然須先度一家因出迷藥謂之仙藥令盡服之令住以劍斬其父母兄弟妻子一家十七人皆死僧盡收其貲逸去鄰里執住送官斃于杖下 本朝乾隆中宜興僧吳時濟誘人禮佛云至心皈依于無人處昇化必得成佛作祖有秦蔣二姓被惑心迷挈眷十餘人至太湖中盜山絕食餓死將屍焚化或云吳僧以冰片麝香藏大棗中食之立致昏昧預備柴料累累焚化有一童女未及食棗強抱投火號呼救命二家家產先行盡

歸僧黨事敗論死僧道之幻惑愚人古今一轍也

心蔽鬼攝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此等議論可爲惑于神鬼者下一針砭余前所云戾氣所鍾及鬼由心感等論庶幾有脗合焉

求福之惑

漢汝南人于田得麇未往取也偶有商車過此將去持一鮑魚置其處其主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爲起祀舍衆巫數十治病求福多有效驗號鮑君神後數年鮑魚主來尋問其故曰此吾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從此不靈又昔有人旅行山中值雪以傘植石面之洞中以蔽其身雪止客收傘而去居近人見石面洞旁正圓一規無雪訝其神異遂謀興祠宇自後饗獻不絕禱祈甚靈後旅人還過此地訝其有祠詢得其故以植傘蔽雪之事明告諸人祠遂廢

而不靈宋瑞州鄭二娘汲井之次忽雲湧于地不覺
乘空而去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
之有宰廉得其事所謂仙姑者故在傍邑也蓋此女
有醜行父爲宛轉售之他邑設爲仙事以掩之且利
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所謂禱祈輒應者何有哉吁
設爲仙事利其施享之入者比比皆是矣傳曰物之
所聚斯有神昌黎曰一時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
福人夫戾氣之依憑人從而神之如以輔邪之藥治
邪疾有不猖狂者乎得清涼之散則自安然矣余於
湯潛菴毀上方山五聖祠亦云甚矣求福者之感也

饗奠祭

酹酒於地謂之祭今人乃謂之奠奠乃寘於其所非
酹也祭饗亦自有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于上
祭乃縮酒于地耳今人于親朋喪事禮備而豐者曰
祭不備而儉者曰饗最儉者曰奠然則饗與奠俱當
謂之祭也

祖有古風

范文正先得蘓州府學基相地者曰當累代出科第
躋公侯范遂捐爲府學公之一府以應其數凡人孰
不爭欲利已今且莫與爭之而專以利人爲重以利

已爲輕其心不公且溥乎明江西巡撫王詰昆弟四人葬西山山有二穴地師謂南穴不利子孫王遂以北穴葬其先人及昆弟而自占其南穴焉與文正之心若合符契先祖仲輝公質直好義葬先日地師謂正向于隣小碍偏向則無取矣先祖曰有損于人毋寧無利于已毅然從偏向焉地師慨然嘆曰陰地不如心地好諒哉先祖猶有古人之風焉

。薛義兒

薛義兒者陝西人也幼無父母康熙中吳江漕吏以罪徙于陝遇義兒結爲父子兒待吏如父焉乾隆中

漕吏病革兒請父志吏曰無他念惟以骸骨不得還鄉爲悵耳歿後兒負其骸骨徒步幾千里飢寒困悴乞食以行直達吳江覓其真子促之入土未入土時兒抱父遺骨日夜啼泣鄉人莫不感之入土後兒哭別而去仍然徒步乞食飢寒困悴所不計也人謂之爲薛義兒焉

○三尸

道家有言三尸蟲在人身中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焉夫學道者將以積

功累行以求所謂升舉耳不求已之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之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其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唐道士程紫霄詩云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信然學道者而猶惑此毋怪乎世之以掩襲爲工而朝之以投匭是尚也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不一而足有過時卽改正者有至今因之者過時卽改者毋論矣至今因之者

如漢高祖諱邦以邦爲國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
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明帝諱莊以莊助爲嚴助
晉景帝諱師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
君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梁武帝小名阿練以練
爲絹隋煬帝諱廣以廣陵爲江都唐祖諱虎以虎林
爲武林太宗諱世民以民部爲戶部代宗諱豫以豫
章爲鍾陵以薯蕷爲薯蕷宋避英宗諱遂名山藥德
宗諱适以括州爲處州南唐李主諱煜以鸚鵡爲百
哥宋祖諱玄以玄武爲真武吳太子諱和以嘉禾爲
嘉興呂后諱雉以雉爲野雞武后諱曌以詔書爲制

書鮑照爲鮑昭簡文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蘇子瞻祖名序以序爲叙或改作引寇準爲相避其名以準爲准文移用之本朝太宗年號崇德改崇德縣爲石門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秦墓

吳江鶯脰湖濱有地曰五牛康熙中野人耕田覺田水若漏卮徐視田中有渦旋焉訝而探之中空而其旁甚濶以畚鍤掘之有石屋焉計縋而下見一石門扃固併力發之中是墓道石室黝深二朱棺鉄索懸

焉有碑曰宋秦丞相墓其旁圯無異物群疑爲秦檜也欲發其棺旋有沮之者懼禍而止仍爲布甕填土至今尚存焉考秦檜墓在江寧鎮先爲穢墓後爲盜發五牛之墓未知如何也

真隸八分

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庾肩吾云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六竹垞帖跋云

唐張懷瓘言篆隸行艸而不及真書蓋以隸爲真也然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觀此數說未知今之真書即隸書耶未知八分自八分隸自隸而真自真耶未知隸書與真書相近故前名隸而後名真耶未知有古隸今隸之別以八分謂之古隸以楷法謂之今隸耶

書隱叢說卷之十五終